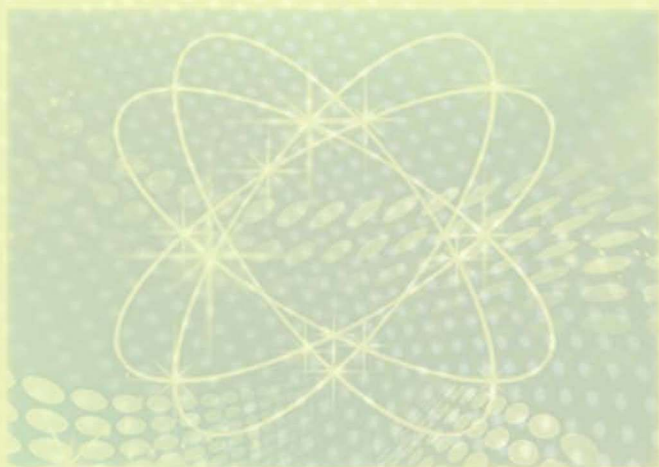


女 媧 石

海天独啸子 著



凡 例

一、近来改革之初，我国志士皆以小说为社会之药石。故近日所出小说颇多，皆传以伟大国民之新思想。但其中稍有缺憾者，则其论议多而事实少也。是篇力反其弊。凡于议论，务求简当，庶使阅者诸君，不致生厌。

二、小说欲其普及，必不得不用官话演之。鄙人生长边陲，半多方语，虽力加效颦，终有夹杂支离之处。幸阅者谅之。

三、鄙人生性愚鲁，不学无术，一切书籍，瞠目未睹。或其中所用理想，太属荒唐，所演事实，强半谬戾。幸阅者诸君纠正之。

四、我国古来小说，多有名家。但其经营之日必久，致志之力必专。鄙人以学期试验之暇，勉加从事，其疵戾之多，自不言而喻，幸阅者原谅。

五、此书题目太大，卷帙必多，今以甲卷先行出版，以后出书，陆续印刷，以供阅者。

序

海天独啸子以学期试验之暇，谓余曰：“我将作一小说，名之曰《女娲石》。君以为何如？”余曰：“请道其故。”海天独啸子曰：“我国小说汗牛充栋，而其尤者，莫如《水浒传》、《红楼梦》二书。《红楼》善道儿女事，而婉转悱恻，柔人肝肠。读其书者，非入于厌世，即入于乐天，几将曰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矣。是书也，予不取之。《水浒》以武侠胜，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今社会中尚有余赐焉。然于妇女界，尚有余憾。我国山河秀丽，富于柔美之观，人民思想多以妇女为中心。故社会改革以男子难，而以妇女易。妇女一变，而全国皆变矣。虽然，欲求妇女之改革，则不得不输其武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识。此二者，皆小说操其能事，而以戏曲、歌本为之后殿，庶几其普及乎！”

今我之小说，对于我国之妇女者有二，对于世界者有二。一、我国妇女富于想象力，富于感化力：一、我国上等社会，女权最重。是二者，皆于国民有绝大之关系。今我国女学未兴，家庭腐败，凡百男子皆为之钳制，为之束缚。即其显者言之，今之梗阻废科举，必欲复八股者，皆强半妇女之感念也。此等波及于政治界者，何可胜数。外则如改易服制，我国所万不能。其不能之故，则又妇女握其权也。况乎家庭教育不兴，未来之腐败国民，又制造于妇女之手。此其间，非荡扫而廓清之，我国进化之前途，可想象乎！对于世界者何？曰：今世界之教育、经济，皆女子占其优势。各国妇女势力方膨胀于政治界，而我国之太太小姐，此时亦不可不出现于世。各国革命变法皆有妇女一席，我国今日亦不可不有阴性之干预。是二者，则以世界之观感，而密接于我国家。

我国今日之国民，方为幼稚时代，则我国今日之国女，亦不得不为诞生时代。诞生之，阿保之，壮大而成立之，则又女教育家、小说家操其能事也。余曰：“善。可谓先获我心矣。”

“愿闻君想象中之小说趋向之迹。”海天独啸子曰：“是亦难言。予将欲遍搜妇女之人材，如英俊者、武俊者、伶俐者、诙谐者、文学者、教育者，撮而成之，为意泡中之一女子国。”

余曰：“善，善。”

甫睽十日，遂手甲卷以示余。余阅之，抚掌大笑曰：“我等须眉为之丧气矣！”乃稍一批评，并志弁言于卷端。

目 录

第一回 感时势唤起女真人 铸英雄祭陨天空石	1
第二回 痛国难假扮歌妓探宫帷巧遇嬖优	6
第三回 秋娘重逢故人 瑶瑟两刺太后	12
第四回 扮男子瑶瑟出逃遇洋人 凤葵闹店	16
第五回 捉女妖君主下诏挥义拳 侠女就擒	21
第六回 天香院女界壮观 秦夫人科学独辟	24
第七回 刺民贼全国褫魂 谈宗旨二侠入党	29
第八回 触党忌连破酒色戒 示金言大施因材施教	34
第九回 秦夫人发明电马 瑶女士误击气球	40
第十回 湘云大开洗脑铺 瑶瑟参观国医场	45
第十一回 瑶瑟席中晤快人 琼仙后园比武器	50
第十二回 阿妹负气三却姐 命女杰求学夜半出逃	55
第十三回 淡花村大卖维新菜 演说坛祸及来宾身	60
第十四回 捉革命追赶女豪屠男类 截杀古渡	66
第十五回 绮琴抵掌论音乐 水母当筵动急泪	70
第十六回 发痴梦哀诉来明女 动笑声静中悟本元	76

第一回 感时势唤起女真人 祷英雌祭陨天空石

话说中国有个女史，姓钱，名挹芳，年纪才得二九。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生平爱读些书史，讲些政治学问。止见中国腐败危弱，好不担忧。旁边有些强国，今日唱着瓜分，明日唱着压服。虽有一般爱国志士，却毫没点实力。日日讲救国，时时倡革命，都是虚虚幌幌，造点风潮。这位女史真个感慨迸作，悲愤交集。

一日，忽阅欧洲历史，看到埃及女王苦略帕辣一段，不觉长叹一声道：“唉！世界上的势力全归女子，那有男子能成事的么？你看苦略帕辣，他的外交手段，战事权谋，便是绝世英雄也要逊他一着。咳！这样看来，什么革命军，自由血，除了女子，更有何人？况且，今日时代比十九世纪更不相同。君主的手段越辣，外面的风潮越紧，断非男子那副粗脑做得到的。从今以后，但愿我二万万女同胞，将这国家重任一肩担起，不许半个男子前来问鼎。咳！我中国或者有救哩！”说罢，顺手取着一枝笔，便在书上写就一首吊埃及女王的诗道：惨莫惨于亡国恨，百劫江山几争战。数尽人材到巾幗，长使英雄泪如线。英雄气尽鼓声死，骄虏纵横须发指。娘子军前气不扬，将军麾下色欲沮。虞兮虞兮奈若何？拚将一死报国多。便教头颅成竖子，是谁肝胆断眉蛾？我亦遍索古今史，下至武后上诸吕。雄王雌霸民运微，翘首中原事如此。吁嗟！安得素手纤纤，左金戈右桴鼓，赤洗我国民之耻。

到了次日，便做篇女子世界文，登在《女学报》上。第一项说道：“女子是上帝的骄子，有一种天赋的能力，不容他英雄豪杰，不入我的彀中。”第二项说道：“今日世界，教育经济，以及理想性质，都

是女子强过男子。”第三项说道：“男子有一分才干，止造得一分势力。女子有了一分才干，更加以姿色柔术，种种辅助物件，便可得十分势力。”自从这话一出，把个老大帝国，大大震动。都说男子无用了，要想我国自尊独立，除非是女真人出世方可。内中有好些出洋女学生，设立几个女子革命会，鼓吹革命风潮，真个波涛掀舞，风云变色。也有意气扬扬，把罗兰约翰亚尔德自命的；也有烧香拜佛，祈求女英雄降世的。这时，正当混沌二十九年，有个两湖制军，姓首，名臣节。这人最喜残杀志士。当日打听这个消息，好生欢喜，即时奏闻当国的胡太后，请速降旨，着各省督抚，严加斩杀。

话说那位胡太后，这日正在宫内与太监作耍。忽然接到这封奏章，拿在手中，举眼望了一望。望见疏中有道：妇女以无才为德，何敢妄与国政？不觉大怒，将奏折扯为粉碎，掷于地下道：“这奴才说什么革命不革命，分明指斥咱们！咱们两抚孤主，难道管不得国家的事情吗？”说未了，忽然旁面走出一个亲王，上前跪奏道：“老佛爷息怒，容奴才细禀。奴才接到各省督抚信息，都说有好些妇女聚党立会，声言革命。今日若不严办，将来我家饭碗定当破在他手。老佛爷还要以祖宗产业为重。”胡太后嘎嘎大笑道：“是咯！我说你们到了这要世界，定有什么国家大事奏与咱们听听，原来为的几个女孩儿们。咱们也是妇女，你又怎样？”

这句话说得那个亲王，汗流满面，千头万头的磕，连称：“奴才万死！”忽然一个宫女上前跪奏道：“启奏老佛爷，这件事情，婢子也曾听闻。前日大师兄对婢子说：‘我国帝星明亮，将星光彩，金莲圣母，合当降世。’现今满城内外，设立醮坛，施放花烛，祈求女将临凡，辅助老佛爷，做个世界主母。”说未了，喜得胡太后手舞足蹈，哈哈大笑道：“好，好！咱们也想这样。可传咱们的谕旨：着工部建

立醮坛。咱们也要祷求祷求!”说罢,又指着亲王骂道:“你们这些奴才,白白做了男子,弄得国家这么样儿!从今以后,瞧瞧咱们妇女罢!”吓得亲王那里还敢出声,连忙唯唯谢罪,抱鼠头而退。

过了两三日,果然文华门外建立一座大大的醮坛,高有百来丈,宽有两三里,四面悬挂旗帜,随风绕(飘摇)。中间铺置灯彩,光辉闪烁。上面写着一块匾额,端端的四字道“得雌而霸”。真个五色闪朝日,万彩撑夕阳,好不豁气。少时,太后驾到。前面许多侍臣骑马护卫,后在许多宫女乘舆相从。威威武武,来到醮坛之下,将仪卫站住。太后下了凤辇,直登醮坛。向着天,福了几福。礼部在旁,又读了好些祷告的文。内中都是些男子主世已久,气运已衰,要求天公降些英雄女子,应运立极,整顿国政的话。设祭未终,忽然半空之中霹雳一声,天崩地裂。一团黑影,流光四射,从空而坠。两旁看的百姓,打死不知其数。吓得太后魂飞魄散,倒在坛上。没有一时,忽又风静云和,天宇清明。

众侍臣下坛观看,乃是一块大石,四面玲珑,祥光万道,瑞气千条。上面有三个大字,确是古代蝌蚪。侍臣慌忙来奏。止见胡太后兀自惊神未定,面无人色。两个侍女,夹扶而坐。闻听这言,好生奇异,即着侍臣,雇领人夫抬进宫内,自己复乘风辇回宫。

不图这件事情,一时电传各国,各派有名天文师前来考究。有说天空流石,常有落下,不足怪的;有说天空陨石,各国都有,那有这等光彩。考其体质,及其落的速度,必定从月球来的。一连考究许久,你执一说,我主一端,害得胡太后越发疑上加疑。即下一个上谕道:“有人认出这石的,赏赐举人。”自从这谕一出,便有许多应募,大臣保举的也不计其数。太后一一召来问讠,却都说得支支离离,不合太后的心意。忽然一个大臣,上前跪奏道:“臣保一人,可破此惑。

那人姓茹，名古师，生平爱讲金石、钟鼎，古代文字一见便知。若能认出这三个大字，这石来历，自然清白。伏请皇太后定夺。”胡太后喜道：“呵！你们有什么好人，快与咱们召来！”那大臣即时叩头而退。

不一时，带领一个人来。身材短小，须发苍白，背隆腰倮，远远地望着胡太后，磕了几个响头。唱道：“请皇太后圣安！”唱罢，爬起身来，溜到石头边前。左一相，右一瞧，足足瞧了一晌。又在袖中取出两本书来，对了一对。走到太后跟前，跪奏道：“启奏皇太后。臣谨按秦钟、汉鼎、禹碑……”太后作色道：“认出了，好好儿说来，别要支支吾吾，咱们不爱听。”慌得茹古师呆了半晌，方才吞吐说道：“这叫女娲石。”那位大臣慌忙从旁奏道：“恭贺皇太后，女娲石下降，应主慈圣中兴之兆。”太后听了，喜得目笑神扬，乐不可言。即在袖内拿出一张纸条，递与那大臣道：“好，好！这还是个读书人，赏他一个举人罢！”茹古师欢欢喜喜，谢恩而退。次日，便有许多大臣上表贺喜。各省督抚，也是电贺的电贺。太后又叫了几个班子，在春暖园演戏。亲王大臣都赐了宴，便是水仙花、灵芝草，都加了头品顶戴。热热闹闹过了几月。正是：大富贵亦寿考，赢得几时春梦好，念到国亡家破日，铁石也应泪满襟。不是钧天哀怨，顽石精灵，怎够得素手蛾眉，搅得江山觉。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回之起，似嫌托空。然作者生平最拜服《水浒传》、《红楼梦》。水浒之起以祭，红楼之起以石。盖全书以第一回为总脉，此处不得不隐隐约约，以理想寓言，把全书一照也。此非浪托鬼神，而亦不得不如此。

钱挹芳不知何人？揣其命名之意，或亦有属。至其论女子长处，的属铁案。道家以天下最优者，莫如柔。若女子既以柔术手腕，又富

于滋延力，行人之所不能行，防人之所不及防，岂男子所能至哉！至其英雄豪杰，颐指气使甘为之死者，又其次也。吾闻日本武士，咄嗟叱咤，英勇不可一世。而其于妇人也，卖剑以供其食，御奔走以供其役使，奇哉！

孔子曰：“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不其信哉。我国历代之为外族所压服也，谁非汉奸侏鬼为之，至甘以残杀同胞，供异族欢忍矣！否则如吕后、武后者，一荏弱妇女耳！至于钳制全国，颠倒是非，岂一妇女所能为之。为之者，助桀辅纣之流也。吁！以外族残杀外族，犹可言也。以同胞而残杀同胞，不可言也。或曰张□□即首臣节化身，吾亦谓然。

第二回 痛国难假扮歌妓探宫帷巧遇嬖优

话说那时有个女子，姓金，名瑶瑟，自号花溅女史。天性伶俐，通达时情，又喜得一副爱国热血。前在海城做了个女子改造会领袖，后又往美洲留学三年。因见中国国势日非，灭亡祸害便在眼前，即时邀约同学数人回国，在京城运动一番。止是政府诸人，好比傀儡一般，又顽又愚。日日吃花酒，玩相公，或是抱着姨太，国家事情丝毫不管。不得已，心生一计，便在京城妓院学习歌舞。又加姿色娟丽，谈笑风雅，歌喉舞袖，无不入神。京城内外，都大大地震动起来。

一日，日本公使夫人要请胡太后吃酒，即时嘱咐两个二毛子，在京城叫个顶上歌妓。两个二毛子得了这件差事，往各处打听一番，回覆公使夫人道：“我国妓女倒多得很，止是有色无艺，有艺无色，好生难得齐整。现今止有个金校书，色艺俱全，十分了得。平日身价很高，什么亲王大臣，见面都是难的。倘若夫人叫他，或者不敢不来。”正说之间，忽值公使在旁，闻听这言，慌忙止住道：“不可，不可！我在福亲王家吃酒，也曾见过。这妓女色艺虽佳，却有好些毛病。若有半分不合意，便是民贼奴隶的大骂。平日金玉其声，轻易不肯开口。

倘若高兴一唱，悲歌慷慨，满座为之下泪，竟似伤时狂士一般。这个使不得，这个使不得！”夫人闻听这话，好生诧异道：“中国妓女中竟有这样人物！”忽又想道：“这也怪他不得。我国维新时节，也是有的。我今倒要叫来看看。”即吩咐二毛子道：“可传我的意思，请金校书前来谈谈，切莫说叫他二字。”二毛慌忙答应去了。

却说金瑶瑟在妓院屈辱已久，想把那些亡国奴隶鼓舞起来，却又是些麻木痿痹，拉扯不动的，心中好不悲愤。正想得个机会，再设方法。忽闻日本公使夫人请他说话，满心欢喜。即时叫副马车，跑到公使馆前。下得车来，止见公使夫人已在门前等候。瑶瑟慌忙行个西礼。

来到客厅，彼此坐下。瑶瑟又操着日本话，寒暄几句。公使夫人惊道：“娘子几时到过敝国？”瑶瑟道：“四五年前，曾到贵国留学一年，后来是由贵国到美洲的。”公使夫人慌忙起敬道：“呵呀！原来是留学生。失敬，失敬！”瑶瑟也谦让一番，彼此复坐下。

少间，谈及时势。公使夫人叹道：“唉！贵国生死存亡，全靠你们留学生了！贵国官场是不中用的。我们旁观人，好生气煞。”瑶瑟道：“好说，好说。我国留学生虽多，却都没点实力，那像贵国维新时节，那般志士的赴汤蹈火气概；二来我国政府，拿着一般学生当着乱臣贼子，杀杀斩斩，好不狠毒。唉！夫人，敝国与贵国是个兄弟邻邦，两下唇齿相依，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敢倾心吐胆，对夫人说，据今日时势看来，欧力东渐，黄种势力日日弱小。咳！这个机关，止算东亚全局的兴亡了。”说罢，两泪汪汪，如滚而下。公使夫人也是个感慨不已。复问道：“娘子既有这番热血，为何又失身在妓院里？”瑶瑟长叹一声道：“唉！夫人那里知道，我本想在畜生道中，普渡一切亡国奴才。那知这些死奴隶，都是提拔不上的。”

公使夫人又起身致敬道：“难得，难得，难得这副爱国心肠！我今问你，今日尚欲怎样？”瑶瑟道：“国家事情倒多得很，止是须人辅助，独力难支，奈何！”公使夫人慨然道：“我虽不才，愿助一臂之力！但不知现今有甚良策没有？”瑶瑟大喜，即时俯伏在地，拜了又拜。公使夫人慌忙回礼道：“娘子何必如此！有事止管说来，决不相负。”瑶瑟道：“于今一不要夫人伤神，二不要夫人淘气，只要如此如此，我全国便感恩不浅。”公使夫人闻言，踌躇一番，复慨然应许道：“使便使去，便有国际交涉，我自当罢！”商议已讫，忽报胡太后到了。

日本公使夫人慌忙使瑶瑟避至后房，自己具礼服出迎。

止见太后下了凤辇，侍女鱼贯相从。见了公使夫人，大笑道：“咱们是邻国，怎么这样客气来？”公使夫人也满脸赔笑，恭维几句，请到后厅，献了茶。公使夫人问道：“请问陛下，近日俄国交涉是怎样办的？”胡太后笑道：“那个事情，让他们底下人做去罢，咱们那里管得许多！”公使夫人闻言，暗暗吃惊。少间，太后又问道：“咱们不知道贵国与俄国交涉，又是怎样办的？”公使夫人道：“大约总要开战才好。”胡太后作色道：“呵！这开战，是不好耍的！咱们意欲和贵国调停调停，不知道贵国怎样意儿？”公使夫人笑道：“是的，是的。多谢陛下盛意。”正说之间，忽报各国公使夫人都到。日本公使夫人慌忙出迎，请到厅内，与太后相见。彼此用翻译问答一番，即有几个二毛子把酒席摆上。胡太后坐在上面，各公使夫人都排坐两旁，欢欢喜喜，互酬一番。席间，日本公使夫人起身对太后说道：“敕国有个妓女，姓内田，名金子，学得贵国一些歌唱，又通贵国言语。意欲叫出佐酒，不知陛下钧意如何？”太后闻言，喜道：“好，好！咱们正想这样。”日本公使夫人即对侍女说道：“快叫内田君出来。”

不一时，止见里面一位女子攀帘而出。头戴意大利精细草冠，身穿法兰西海绒燕服，面映朝霞，目横秋水，真个太真再世，飞燕复生。来到席前，先向太后作礼，次向各公使夫人一一作礼讫。即有一个侍女抱出一张琵琶，放在下旁一个小席上面。内田金子坐下，从容问道：“请问陛下，要听兴国的音，还是要听亡国的音？”太后听了，把头一闷道：“什么兴国音亡国音，咱们都不知道，任你随意儿唱点罢！”内田金子道：“据妾想来，贵国止可听亡国的音，不能听兴国的音。目今俄兵已到眼前，瓜分就在今朝。陛下请听，我为贵国吊者。”

说罢，手抱琵琶，且弹且歌，其声凄切，酸人心脾。众人侧耳听之。那歌道：万马蹂躏起风波，是谁招得瓜分祸。祸祸祸，几时春梦

几时破！那堪故国恸桑麻，隔江忍听后庭花。花花花，今日天下是谁家？自古亡国多妇女，唐有武后汉则吕。吕吕吕……

内田金子唱到这里，即把琵琶按住。太后问道：“怎样唱得好好儿又不唱哪？”内田金子道：“因为关切贵国，所以不唱。”太后笑道：“止管唱来，咱们爱听。”内田金子即又抚乐而起，长歌一声道：吕吕吕，可有秦政按剑起。

日本公使夫人慌忙起身谢道：“这妓女唱倒还好，止是有些狂病，求陛下包涵包涵。”却见胡太后嘎嘎大笑道：“很好，很好！最合咱们的脾气。但不知道是旧来的，还是新来的。”

日本公使夫人道：“若论他来，已经三年了。”太后道：“呵！不错，怪道一口敝国话，说得很好。”日本公使夫人见他意思已合，乘间说道：“这女不但会说贵国话，并且会说英国话。倘若陛下见赏，愿将这女献上，何如？”太后慌忙谢道：“难得，难得！咱们怎得这么样厚礼。”日本公使夫人复谦让几句。少时席散，日本公使夫人把内田金子重新妆饰一番，叫副马车，和太后一行进宫。

且说这妓女那里是什么内田金子，原来便是瑶瑟。胡太后闻听席中所歌，心中也早已明白。止是这时正拿着媚外手段，碍着日本公使夫人情面，所以假意奉承，并非出自本心。一到宫内，便叫太监，远远地收拾一间偏房，把瑶瑟安置。饮食用具，都由太监送来的。一连半月，并未见面。瑶瑟好生烦恼，即时仗着胆子，往宫内四处张望。过了一个曲廊，廊外好些花木，两廊都有房子。瑶瑟信步而行，弯弯曲曲，来到一个所在。画宇雕梁，大理为阶，下铺毡毯，屋内音乐书画，金石钟鼎，无所不有。里面端的有十来宫女，在那里嬉笑。望见瑶瑟，即时停笑，大家望着。瑶瑟想道：贼后住处，当离这里不远了。即时上前，与宫女作礼。

慌得宫女手足无措，以手及额，又以手摩髻。瑶瑟心内好生笑得难忍，问道：“请问众位姐姐，老佛爷住在何处？”有一年壮宫女答道：“由这里行到左边，过回廊，又往右行，行过乐园，至大宫，往内行，行到第五层，便是了。”瑶瑟点头记得，如言行去。

果然行到一个花园，举眼一看，好不华丽、止见那四时花草，云灿锦簇。假山若银，流水如镜。奇鸟异兽，无不毕陈。池内以蜡作假荷，花叶华肖。树枝之上，皆饰锦绘。瑶瑟想道：这里都这样奢华，不知春暖园又是怎样？亏得我那同胞，好些膏血与这后这样行乐。若要兴学校，办新政，便说没款哩！一边想，一边行。忽然远远地来了一个太监，瑶瑟举眼一看，好似认得浑熟。行到眼前，陡然心上记起一人。顺手扯住袖端，大声叫道：“莲花郎陈六，怎么私到这里？”吓得那太监战战兢兢，魂飞天外。正是：宫墙不断巫山路，后庭欢乐方未曙。不是慧眼抉隐私，怎识秦王有假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写瑶瑟假扮歌妓，便将后面春融党，作一小波。可知妇女救国，有种种方法，有种种手段，我等男子万万做不到。

写瑶瑟伶俐，真个伶俐。夫运动不来，而至假扮歌妓以运动之，可谓伶俐矣！乃忽又现出一种悲愤之相。既说日本公使夫人，以国际大势，唇齿大义，可谓伶俐矣！乃忽又不自求助，必使日本公使夫人自任之。真是观音大士，千变万化，此非伶俐者何能为之？或曰：瑶瑟既伶俐，则不应当席一歌，使太后反生疑忌。曰：否，否！彼瑶瑟者，初本以胡太后天性虽残，其人定必多才。苟动以大义，或者翻然改误，正可利用之耳！乃不意不但不纳，反生疑忌。则不得不以急烈

从事!此正瑶瑟之伶俐也。

写胡太后两假相对，不现一点痕迹，不动一点声色，真个聪颖，真个才干。

第三回 秋娘重逢故人瑶瑟两刺太后

话说那人，那里是什么太监，原来是个优人，姓陈，名宝玉，号莲花郎陈六。生得貌如美女，工媚善嘲。瑶瑟先在妓院，常时来往，所以一见便知。陈六慌忙止住口道：“好姐姐，莫声，莫声！”瑶瑟道：“你为何来到这里？快快说来。”陈六道：“是太后召我来的。”

瑶瑟又问道：“是你一人来的，还有别人同来的？”陈六道：“还有紫薇郎、薛如玉同来的。”瑶瑟又问道：“太后现在何处？”陈六道：“在内宫，还未起来。”瑶瑟道：“你们这些龟子王八蛋，干的好事情，甘做贼婆的外妾！慢慢和你说话。”说罢，扭转身又走。陈六呆立半晌，也去了。

瑶瑟复行过四十五丈地方，直入大宫。过了两重，止是里面房宇越多，头头是道，不知从何处去的。停脚伫望一番，忽见前面一个宫女，捧着一个玉碗从内而出。望见瑶瑟，把眼攒了几攒，低头又行。行到后面，忽又停足，将瑶瑟瞧头瞧脑的看了一番。瑶瑟也觉有些奇异，扭转身方欲问时，只见那宫女低声呼道：“娘子敢莫姓金么？”瑶瑟吃了一惊，慌忙问道：“姐姐贵姓？怎么晓得我来？”宫女道：“娘子为何忘记”我的爹爹贝子，不是和伯伯换了帖么？”瑶瑟闻言，猛然记起道：“哎呀！原来是秋娘姐姐了。请问姐姐，几时选进来的？”

秋娘走近身来道：“这里不便说话。妹妹为甚来到这里？这个地方是不好来的！”瑶瑟道：“唉！一言难尽。妹妹住在西边偏宫第八室，今晚请姐姐到那里说话。千万求姐姐见面，莫说出我的真姓名来。”秋娘点头会意。瑶瑟又道：“太后住在何处？求姐姐指引指引。”秋娘依言，即时放下玉碗，带领瑶瑟，弯弯曲曲过了许多重，来到内宫之前。止见那内宫玉阶金砌，水晶为宫，锦绣迷离，兰麝芬芳，真个